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王元玄嘿公　叅閱

張襄敏奏疏

疏　　　　　　　　　　　　張　珩

上邊防事宜疏　邊防

一本鎮逼隣胡虜。時當隄備。矧今河套得雨。草茂馬肥。尤不可測。臣特編定長哨人役。分列隘口。出境哨

探若遇虜大入聽臣刻期征調固原土馬即固原有警得發本鎮應之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請於原舊墩舖空內添築敵臺二百六十三座幇築四百一十七座計其所費可三萬六千一百四十餘兩乞賜給發鎮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爲犬羊牧地當議復之安邊等堡行伍不充撥陝西班軍四百人戍之至於各沿邊城堡多無室家視如傳舍議改爲守禦千戶所令有定居聽墾近邊地土爲屯種計一本鎮各衛所城堡

食糧官軍頻多冒竊臣等次第點驗如於月糧則置籍稽查於行糧則掛號銷繳其稱桉伏者以無事差撥至為糜費則悉為禁革夜不收哨賊者人數太多宜退一千五十九名俟補軍伍一操練將士臣等畫定陣圖嚴明紀律務使部伍整肅開闔如法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凡演畢營陣各歸司隊操演武藝給以尺籍記其優劣以為賞罰又將師律提綱頒示將士使曉然知訓練之法

奏土魯番疏

土魯番情形

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往年戕殺哈密國王侵害赤斤等衛故西域諸夷惟土魯番為黠自速壇滿剌兒病故長子沙速壇襲主本國次子為黑麻速壇乃復陰據哈密近年兄弟爭忿仇殺今為黑麻速壇結婚瓦剌以為援潛種沙州田以為資意在西抗彼兄東

敘土魯番侵據哈密惟此為詳

侵我土幸而神發其奸馬黑麻失等逃來告變乃率衆叩關納款求貢復遞番文求討地方據其迹似有歸順之情原其心實皆展轉之計且彼占據哈密蓋亦有年復欲求討住坐地方正欲為窺伺甘涼之謀

決無容彼耕牧之理。今雖聽撫還回。與兒同住。抵恐逼脇叩關。再求避難。或照牙木蘭事例安插。此徒戎內地方。終遺養虎之患。宜設官軍整理糧餉。以備復至。或陰懷異謀。鞫兒犯順。則殺伐之威斷乎難免。宜行督撫等官。再加譯審。果出輸誠納欵。給帖省諭。使知華夷自有界限。不得侵越。毋再妄求地方。毋再盜種沙田。毋殘害吩嗇。毋苛取貢夷。如或仍前執迷。陽順陰逆。則調兵征討。閉關絕貢。

條陳邊事疏　邊防

一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青龍州五堡實延鄜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西戍定邊非計各宜留防本堡而特增募步卒五百以為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定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西路與同叅將防守安塞等處隨宜策應一延安兵備副使每遇防秋之時宜移駐府城經理軍餉城堡仍與新設叅將會同操練以防虜患其陝西撫按官毋得以他事委用使得專意邊防

一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寔今日保障地方急務宜令

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委佐貳一員時加訓練有警即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截殺

延綏邊務疏　　邊務

臣珩向為總督時曾請增修延安慶陽二府城堡山寨窯洞墩臺八千餘處編訓居民預除戎器有警即堅壁收保著有成績令歲久垣塹圯塞丁壯逃亡臣親分巡河西道副使朱用管屯僉事陳其學力能辦此已擢陞用為叅政其學為叅議令因舊修復以重

（此段邊之一要策先輩亦當論次）

保障臣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豬峽延川縣南有禪梯嶺俱叅虜深入之路比他鎮爲獨重宜各築一城可容兵三千至防秋日調遊兵一枝再發步卒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寧塞靖邊入寇之虜若虜由鎮靖威武清平入寇則石門二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野豬峽禪梯嶺以擊之又鄜州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步卒千人守其石門四處卽令朱用陳其學隨分

地以六月迄工修築。全鎮關道遠。別令兩司官督修而按臣覈其勤惰、

楊中丞奏疏

楊選

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疏　薊鎮積弊

一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亾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弊也。一邊兵入衛、爲其諳曉虜情、熟經戰陣、足爲防禦用也。今陝西三鎮兆卒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

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逃兵不振之弊也一寧山德州天津河間通左等衛每年有春秋兩班軍士涿鹿興州中等四衛有下三千之軍分地擺守此輩浮脆不武即使營伍充足尚不堪用況又逃者數多任者無食此班軍不振之弊也一本鎮舊募軍有昌平密雲遵化永平四枝新募軍有山海關曹家寨二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月糧行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恐其逃散而又何敢申法令以敎演哉此募兵不振之弊也一主兵糧

大半出於民運客兵糧全數出於內帑每年終會計（此各邊之定數不 此鎮爲然）

上疏多爲戶部題削加以帑發過期商價拖欠民運

不來災沴歲有處處受敵處處缺備此糧餉不振之

弊也一薊鎮月糧給本色者尚可保一家給折色者

不能贍一家乃又在東數區常至四五閱月而不給

在西數區常二三閱月而不給此月糧不敷之弊也

一山西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臨類給以一升五

合之行糧加以糠秕沙土之插和此輩去家千百里

爲國家終歲勤瘁乃共日給之糧不獲一飽乃又有

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者如之何不典賣衣甲凍餒而逃也此行糧不敷之弊也一近年議討撫夷之資戶部給銀七千兩兵部給銀三千兩止充三分之一之用賞薄不饜夷欲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為所要挾無以應之乃至追軍採柴科斂軍需以充其賞此撫夷不東之弊也一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也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枵腹裸體手持敝器名曰大操實同兒戲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弊也一

宣大陝西將領所畜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賞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士樂為之今薊鎮既無趕馬斬獲之利（既已撫夷則赶馬爭事亦但停罷）而月糧行糧折支開支悉與他軍士同尖哨雖月糧二石亦常數月不給故皆不得其用此家丁尖哨不力之弊也一薊鎮邊防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以防護居民按伏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預伐虜謀今乃泥於不容虜入之說堂室之謀遂棄而不講此城堡不修之弊也一令之將領平居犯罪惟叅臨陣逗遛不斬

間有提問仍復夤緣地近京都輒干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群謗沸騰此展布不舒之弊也（此薊鎮之切患比他又為不同）一本鎮馬匹近年以邊鄙多虞夏秋軍士不暇下塲採草其春冬料豆又每過期不支支又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滿三錢夫以半年無料一年無草而折料復不能辦本色之半此馬匹不壯之弊也一邊鎮一切錢糧收支悉戶部郎中所司督撫無與比及會計郎中呈應用之數督撫會題部輒裁減督撫慮不給用曲意節縮至將主兵應上邊者無警暫留本城及遇旅警聞

報督發近者猶或可及遠者多不能赴此形跡悞事之弊也一陝西入衛之兵初年止是秋初調到秋畢放還後因狡虜專襲撤兵之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各兵一枝再備冬春至次年四五月換班以致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月多且資費漸蕩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弊也臣抱憤含憂已非一日今所陳止於薊州一鎮而邊保可知諸邊又可知然臣祇言其弊而不爲之畫者良以諸臣建白非不善督臣奉行非

不至而其機有不緊於軍門者徒議而無益也莫若廟堂省署定議而下之臣臣遵議而見之事於勢為便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家禎善先參閱

潘簡肅公文集

疏　　　　　　　　　　　　　潘潢

郊祀對　郊祀

世宗制禮作樂之時此議下

為迎合動據經傳誠足重也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凡以贊其長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

覲會通之嘉以行典禮臣實承詔敢不奉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說卦觀象以乾爲天爲君爲父以坤爲地爲母爲妻爲臣而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帝于郊因地事地祭社于國燔柴泰壇崇效天地瘞埋于泰圻異樂殊日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蓋愼之也以此

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分郊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
于上也不亦二乎臣愚竊謂禮有貴多亦有尚寡文
質無常惟稱之適圜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
宜非所施是故掃地之典義不可瀆奕奕郊廟 列
聖作之踐位行禮于今百祀神靈之所依 祖宗精
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
人勿翦勿拜之意有其舉之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
殷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
用牲于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

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夫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其言本孝經，考于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毋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毋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劃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

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丘，圻曰泰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殽。地社之爲大示昭昭矣。自鄭玄諸儒牽附讖緯，誤分（漢時祀典如汾陰甘泉皆非古義）泰折爲祭昆侖，方丘爲祭神州，于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祇，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師甸用牲于社，大祝

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莅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内。夫大社旣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即今承天門西之社稷壇也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雜求諸泰圻方丘。卒啓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

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兵健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歷于食。雖弛力緩征。猶懼弗贍。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變至道。卒難爲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爲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于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亡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時然後動。

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跡古理須改圖不勝欲速之志取 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于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臣前之說明禮審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冀巳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唯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討慮毋固求體以幸天下

郊祀疏　郊祀

臣聞生人之道禮爲大禮祭爲大祭大郊爲大大郊也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　列聖所以祇荅神休萃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恤一歲不郊臣愚以爲此非聖明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　陛下試垂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葢君雖尊不尊于天國喪雖重不重于郊祀故聞郊之日喪者不

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亮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紼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紼而攝祭者。後世懼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于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若能行古亮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相。或如周禮大宗伯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或問程頤郊祀當否，頤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獨于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

禮見豈不能因人通定省之問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覩大明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此洪武九年所定也）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為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也此譏郊遲為不時郊甚遲為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

九月為特甚也。譏其前此無故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為旱而雩。雖過時猶且許之。苟魯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于已也。若曰苟過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予其不郊乎。左氏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

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
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三歲一郊而已然
則倘或三年之內設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周
事于天地祇而後可邪且 祖宗之時前用分郊後
合郊前建圜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 仁祖後配
太祖 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 皇太子
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
禮以時
爲大
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爲失今之時而能從
古之道縱有過時之嫌猶允卜本之請况前日之過

未爲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祗肅。其于變通之宜。不違之復。益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瀆祀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色。乃昭告于 皇天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不知一歲不郊。即不成歲。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爲瀆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朝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之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惟日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

肯任其責耶昔曾與齊戰莊公謀于曹劌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猶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今國家之于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覓不得郊鬼神非人實親惟誠是依不信者三神誰與我若又復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四夷君長聞之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于

是時孔科那實等亦有疏

四遠況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月雨暘失職諸穀爛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不起敬起孝為民求福乃猶迁

徐息緩固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爲今陛下繼統　先帝嗣大歷服承　天地　宗廟社稷之祀以爲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　高皇帝之命祀宜略倣古圜丘報本之制近守　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令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　陛下處今（大礼之誠未定故也）日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　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斷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聞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恢

慎守令疏　慎守令

臣聞天子所與綏和子惠建國家有道之長者郡守縣令而已方今天下設府一百三十五設縣一千一百一十八知府取年深給事中御史郎中寺正同知等官其途博其選嚴欲求得人咨能為力惟知縣以進士舉人歲貢進士科三百人除令常不滿百舉人歲貢自歷滿假之後往往年邁志衰不適于用緣是旅進旅黜只今考察應退不下三百員任滿丁憂事故等項又當二百員此外有等廉而無能者志堅力弱者詞藻可觀政事非長者棄之則可惜存之則未

宜不免循例量改閒散衙門職事又當數百員以此員缺極多之際若徒照常挨次銓補將來庸謬雜進苟取充位 陛下所為寄生民休戚者將安所賴之臣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繁難大邑有保明超受之令要在為官得人不為人擇官欲乞今來進士 特賜寬取除量留館職諸並出使長民其會試畢日本部仍將上選舉人不分年月久近精揀年力强壯才（寬取甲科而嚴課之可澇省科貢至要）識通敏者三百人與進士相兼除授則雖偏方下邑（法也）皆可以得真才實用天下有司煥然一新 陛下又

降之　勑諭令以勸農桑興孝悌敦本善俗爲務選任監司旌別淑慝時取其治狀最著者寵錫而超遷之明薦賢之賞顯蔽善之戮行連坐之法嚴承奉之戒將天下高才良吏莫不精白敬應德降民懷而仁恩昭灼于上下矣臣又聞今進士制額如舊而用多弗效者守選需次失之太滯昔周公營洛都惟以見在百官往新邑漢唐舊京皆止設京兆留守無有南北頡頏並建補官者今本部有文選司南京吏部亦有文選司而終歲不選一官本部有驗封司南京吏

近者稍裁南京冗散矣

部亦有驗封司而終歲不封一爵夫設官分職冗濫如此乃動以舊制爲辭豈知遷都之初所謂行在府部者神謨廟筭固有俟待而後來沿襲不改殆非

祖宗之舊乎今若略加省併進士可不加多而官使咸足且戶部省經費工部省修繕節財裕民又益之尤者也國初舉人歲貢坐監歷事即得取選其後或三二年而止自納粟納馬等例一開太學生徒月積月壅于是監生從注選以至授官多者二三十年少者十餘年歲月既久齒髮盡衰在得之戒人情不免

望其有所建立。何可得乎。今若明著爲令。自今雖有邊備急乏。不得鬻爵取盈。違者罪之。數年之後。仕途稍清。揀選可不必行。而常次自足精敏堪用之人。且進之正。殺之嚴。任之重。俞受敷施。豈無古循吏出于其間。奚必進士得人爲盛哉。然此等事皆正風俗。得賢才。通變宜民。實光明俊偉大業。世變既下。學術不明。畏難苟安。人求自便。非大聖人精義熟仁。力行不惑。鮮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牽滯者。惟　陛下存心天下。加志元元。手勅部院大臣會奉舉行。則知人之

哲安民之惠端與堯舜並盛匪直建一事用一人小小補塞而已臣不勝惓惓

申明守令條格疏　守令條格

文選司案呈該司禮監太監常霖傳奉　聖旨朕惟

議二部旨與選守令蒐羅人才之道盡矣後注所當注也

民生休戚係于守令而知縣于民最親所係尤重近日議者又多取進士補知縣之缺但爲途亦狹豈能使天下之人皆被其澤且今之用人偏重甲科撫按旌薦吏部取用多係進士一途舉人監生雖有才能難與旌擢之列夫人才相去不遠進士作官雖多廉

能而貪懦縱肆者不無舉人貢士中豈皆庸常彷且之流惟待之旣輕取之不廣中人多收節自限無怪其然也討今天下縣分一千一百有餘若必以進士補之方爲得人然不及十之一二其餘縣分豈不擇其官而輕視其民哉今朝覲考察之後知縣缺多吏部便查照

祖宗朝故事除進士銓補外將聽選舉人監生相兼考選隨才選用通行各處撫按二司等官凡知縣不拘何項出身俱要禮待不要輕意摧辱舉人監生有治行得民心的一體旌薦吏部查訪是

貢舉人與進士一體行取選授科道部屬等官監生與舉人一體推陞府佐州正員缺果有政績卓異的也許推任京官如此補偏救弊各盡所長人知有向進之階自然樂于修職官之得人者多而民自安矣御其體朕意行之欽此又該司禮監黃偉傳奉 聖旨仰承 天命君長斯民夙夜孜孜欲求安民之道夫守令安民之官守令得人則政著而民自安否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惠澤不宣于下民不可得而安矣今當朝覲述職之期各處知州知縣吏部已會官

考察。黜幽陟明。俱有常典。朕博考載籍。古者守相稱職。入為三公郎官。有聲。超居禁近。我　祖宗朝知府有陞侍郎僉都御史少卿府丞。知縣有陞知府僉事者。今惟循資待次。恐終無以歆動人心。今後守令除照常推陞行取外。其歷任五六年已上治行卓異者。知府許陞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若知府有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許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夫資格以待常才。不次以拔英傑。此帝王鼓舞英才之道也。都察院仍嚴

戒巡按御史公與舉劾精于激揚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任意作威折挫凌辱知府相見不許行跪禮每遇三年述職之期吏部將賢能官員分别等第開奏來聞優等官員查照舊例奏請賜宴賞賚給與帑物以寵異之但要簡拔精當則人心自服如此行之庶幾人人有所奮勵各修職業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部院大臣其體朕此意推廣而行毋得徒應故事欽此欽遵傳奉案呈到部除已補本覆奏外臣等仰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思得循吏與興化

理爰舉曠典誕敷德音臣待罪宰司銓綜是職覩茲
盛美敢不敬承切見方今守令選畀正坐選任太輕
選序太數薦舉太濫體貌太卑職務太弛必須深探
弊本嚴申禁制使內外上下一歸至正庶幾　主恩
可以下流奉行不為故事臣等查據　祖宗成憲仰
惟　聖諭參酌時宜逐欵申明條為五事伏乞　聖
明採擇施行

計開

一精選任照得郡守縣令即古侯伯子男之職浚明

亮采。厥任惟艱是以兩漢選諸刺史高第。選諸相職尚書令僕射。選諸孝廉賢良方正茂才。選諸能治劇選諸郡吏積功。其致慎如是。今自知府而下。率按簿依次。苟取充位。一不應格。卽雖有高才良吏不敢越資超授。取之旣狹。擇之甚疎。欲求得人。不亦難乎。查得宣德七年知府有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量

此令歷朝有之近者不過修舉薦章而廷臣共指爲異典甚矣其不學也

授以職。犯贓併坐。正統元年。知縣有缺。今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掌科給事中掌道御史各舉一員。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

勝任併坐舉者、正統十四年、方面郡守、今在京三品
以上官舉保任用、又查得嘉靖五年八月、該御史朱
豹奏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在京在外有堪任知府、
的着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疏名上薦、欽
此俱節經欽遵轉行去訖、雖其間濫保之弊、不可謂
無、而衆見所會、終爲有據。合無今後知府知州知縣
有缺、除本部照常銓補、更加詳慎外、乞勑兩京文職
四品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不拘
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出身、並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

記查訪相同、遇闕請　旨量除實授或試職職事日
後舉能其官。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供賞罰如後開
旌舉令。但查比者嘉靖五年本部雖屢奉　明旨定
限薦舉、而遠近觀望、迄鮮有應詔者、是雖各官其難
其慎之意、然天下之人。未常乏才。薦賢爲國豈宜自
避。且以不德疑人。又以不知誣己。律以三代之法。均
得蔽賢之誅。伏望　聖明嚴加戒諭、
一重遷轉、照得長吏數易、人懷苟簡、今昔同患、而久
任之法、仰該言官及本部尚書廖紀等屢次建明、竟

無畫一之規者，是雖人情厭故喜新，利于速化，亦繇自來官級太繁，上下聯絡，循序漸進，義同貫魚，勢自不能獨止，而外任前後俸歷，又加不准逾理，常致速者愈速，遲者愈遲，以此勞逸不均，有礙經久。向使皆如翰林等官，編修檢討九載序遷，學士諭德，徑陞卿佐，初雖小滯，終得超資，則何久任之不可行哉。今奉
明旨，既許知府推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知府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況查有宣德九年等

知府張順陞侍郎，翁世資陞左布政使等例，又考得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遷爲郡守。高第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亞相相國。是自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三四轉耳，久在其任所以爲宜，正與欽定條格先後一揆。合無明著爲令。自今知府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推陞按察使僉都御史。八九年以上推陞布政使侍郎副都御史。知州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參議知府。九年以上陞參政副使。大約與二甲出身主事相等。

知縣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員外郎寺正僉事。九年以上陞郎中知府參議。大約與三甲出身行人博士評事相等。若知府陞少卿府丞。知州陞員外郎郎中。知縣陞給事中御史者。許通理外俸序遷若同官到任在先。通筭歷俸日淺者資次。仍序各官之後。庶幾爲守令者。皆思爲百姓建久長之策。施必世之仁。一切懷私內顧。苟欲求全。見利欲速。重內輕外之習。可以漸除。不止省送故迎新之費絕吏掾爲奸而已。

一嚴旌舉竊照旌異之典不惟賢才進退所關亦以立爲善者風聲爲天下吏大勸其機甚微其用甚大而近年以來可否依違是非大謬至有薦剡未下賄

今有薦墨方新而彈章已露者尤當核實

賂已章者是雖人心難知然既親按其行事爲之表章不明之誤豈應至此昔漢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徒以一不察膠東相之僞是後俗吏竟爲虛名今僞增授賞不止膠東綜核之政猶未信必將來薦法大壞豈啻虛名爲害而已哉查得弘治十三年本部奏准今後各處賢能官員歷任三年之上方許撫按

官旌舉以後有犯貪淫事發聽各問刑衙門照出某人任內曾該某人薦舉徑自奏參該申呈者備抄招由轉達部院參奏坐以風憲失職降調外任其有隱匿不報吏部查出作缺緣由即將原問官吏參問治以重罪弘治十四年又該本部會官議准今後撫按官舉保官員俱以旌舉月月爲主若所舉之官後有

此法宜守爽無窒礙

微疵小過有礙公議者本部自行黜陟舉主勿論若犯該貪淫革職重罪仍查所犯在旌舉日月以前而發在後者不拘陞遷改調別任仍改外任犯在旌舉

後者俱不連坐其有循私作弊受囑等項故違妄舉
者事發從重治罪又查得嘉靖五年七月該給事中
林士元奏本部議得今後撫按官舉保官員職務不
修及贓私敗露者聽本部及科道查參舉主職務不
修者量爲罰俸贓私敗露者量爲降級因此推避不
行薦舉者以故違憲綱論罪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
節行欽遵著爲定例緣未著實舉行光奉旨薦舉連
坐事例前後不一以此人不知戒合無申勑天下自
今在京在外官奉　旨薦舉所知于曾經一任以上

巡撫巡按官旌舉所屬。于歷俸二年　上。各不拘何

項出身。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記。日後犯該貪淫革

職重罪。查係保舉日月以前者。聽問刑衙門查出恭

奏或申呈部院轉參。俱降調。京官外任。外官別任。隱

匿不報者。本部查參問罪。若犯在舉後。亦從問刑衙

門。舉後職業不修。及奉　旨違限不舉。從本部撫按

官任內旌舉不及數。從都察院俱查參。請　旨切責。

止于罰俸。罰及三次者。罷職不叙。其徇私受囑妄舉

者。事發從重問罪。應查參而不查參。聽科道官劾奏。

罪坐所由。若舉能其官，頗有卓異政績者。三年朝覲後，本部一次類查奏請 特旨褒諭，或增秩賜金以寵之。如此則自公卿以至百執事。人人勞心。求賢見善，惟恐不舉。舉惟恐不先。而所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與夫無書抵政府。皆將起而服在大僚。一切奔競請謁之風。不禁而自息矣。

一隆體貌切關守令者，天子所以託專郡之守，寄百里之命，御明而治，有長道焉。是故古者天子重之，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詔書每下二千石不爲縱，誠以

國家有急取辦長吏長吏尊重臨危乃能使下故尊禮重祿不責以備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今自臨司以上率喜持聲勢虐下吏文告之詞陽戒遊承風旨之峻動欲迎合下至吏卒參隨亦得依憑需索非禮承令之虐郡邑大可慨也折辱狎侮如此安能盡其心哉查得憲綱內一款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又一款凡風憲糾舉明著年月指陳實迹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欽此又查得弘治八年該郎中喻宗府奏要各處撫按二司今後接待守令正官

各務大體照依京堂大臣之待所屬勿輕受跪設有
小過不得加辱挫其剛介之心本部覆議合准所言
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弘治十六年該按察
司僉事任漢奏本部覆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府
州縣官畢詣逢迎上司官非禮凌虐有壞士風今後
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各該撫按
所屬府州縣官不許作威凌辱鎮守等官嚴禁下人
毋得需索科擾搆陷賢良如違許撫按及科道官指
實劾奏欽此又查得嘉靖元年該給　中解一貫等

奏本部議行各撫按二司、今後知州知縣等官、犯罪依罪參提、其餘無故不許輒加凌辱、若各官自處卑汚、專事逢迎、趨承踰禮、稱呼過當、痛加戒飭、若再不悛、行提問罪、或註賢否揭帖以憑退黜、其上司官員好人承奉、甚乃因其禮貌不至、輒爲沮抑薦舉考語、致枉公道者、在外聽撫按官、在內聽科道官舉劾、或本部訪察得出、參奏處治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永樂二十一年、本部題准各處上司并差出京官、有將掌印正官一槩差占、及掌印官見事繁冗、因而

阿附投托上司差遣者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合奏
拏問若按察司坐視不舉縱容差占從都察院劾問
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今後公差官員奉有　成
命應接委官者但出本府州縣境內及百里之外躭
延月日不許將州縣正官一槩濫差違者聽撫按參
奏順承差委官員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若
重大事情非正官不能辦理亦要會同撫按擇委無
事地方正官欽此又查得嘉靖七年八月該尚書王
瓊奏本部議行各處不得差委州縣正官致悞本等

職務如違指實參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此俱節經欽遵通行禁革至今餘風未殄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二司等官查照前項憲綱及節年題准事例令後接待守令照依京堂待所屬官禮知府知縣

人之

不樂就外職賢者不免卑為此等屈辱也

問答之際仍不許跪但奉公私等罪依律參提其有別因小故輒加凌辱沮抑薦舉考語不公搜求細事劾論失實并有重大事情一槩差占正官出百里之外及聽令越境迎送參見有妨職務若勘事理詞好人迎合己見致有寃枉并縱官吏卒門隸鎮守參隨

需索搆陷。及府州縣官自處卑污。專事逢迎。或避難營差者。在外聽巡撫巡按。在內聽都察院科道官糾。或本部訪察得出。參處奏治。夫上能以禮自處。則體統益尊。臧否自正。守令之賢者。固得安行其志。其不賢者。亦有所嚴憚。不敢不勉修其職業。報禮之重。有必然者矣。

一明職務。照得郡守縣令所以作民父母師帥長養教訓。是其職務。若簿書期會。乃所以行之者耳。今郡邑日夜從事。唯急催科。嚴勾攝。徵夫馬。餙廚傳。鉤隱

術奇納交要譽以爲首務至于王政之本若閭里休戚風俗厚薄一切視爲細故略不經意且如追徵租稅慢令致期專以督逋及限爲能剖决詞訟則文致人罪以苛刻取名不知權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風紀之司舉刺得失亦常以此爲次求才于事蹟多少之中考成于法度難爲之外所爲風教紀綱曾未識爲何物由此觀之今之爲有司者未嘗有意爲民今之司風紀者未嘗有意督察守令均是謂不知務幸有奉法循理中能自立者出于其間則又不勝劾

合無名之需。非時之擾。雖有仁心仁聞。百姓不被其澤。無怪夫民之未安也。考得洪武間生員葉升上書言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天下未有不治。其言最爲切當。伏望皇上申詔天下守令及撫按二司等官。諭以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之意。仍勑部院衙門

自今銓選錢糧禮樂車馬獄訟力役舉劾出納等項皆應一意體國爲民以爲有司率先　陛下又恭巳于上以照臨之則所謂監司守令之綱　朝廷監司之本者莫不一出于正而親民之官固當知所務矣周有仁人漢多循吏用此道也

覆積穀疏　積穀

前件查得先該戶部奏行天下府州縣官各照里社積穀備荒立格勸懲不爲不密但如每一小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槩令積穀萬五千石

限數既多。責効太速。以致中才剝削取盈。貪夫因緣為利。往往歲未及飢。民已坐斃。及遇凶荒。公私俱竭。為困愈甚。臣聞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與其聚民脂膏以實倉儲。孰與盡力溝洫以興水利。

（古云救荒無奇策持其甚自然無策矣蓋若先事而治其本哉）

昔宋儒朱子賑濟浙東。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見有陂塘處。田苗蔚茂。無以異于豐歲。于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謂使逐村逐保。各治陂塘。民間可以永無流離餓莩之患。國家可以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此則救荒不如講水利。明効大驗之可見者。合無

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綱嚴督所屬凡境內應有圩岸壩堰埽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趂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澇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于民每季終預將疏築完壞備細緣由開報御史及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申報不實及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劾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白起溉鄴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

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其八分紙價贖罪贓罰銀錢香錢引契魚盐茶酒等稅不係解部者悉如御史今只供撫按插補上司贓罰尚且不及而借及正賦安能辦此王重賢等所言盡數糴穀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罰侵尅庶幾藏富于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管子所謂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者用此道矣

議京營馬匹草料疏 京營馬匹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成國公朱希忠奏節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看得營馬草料本折兼支月費

一萬五千餘金比之舊例已為極厚而成國公朱希忠猶稱折色銀數止值草料三分之二僅食不敷二十餘日欲馬強壯必不可得雖意在求牧與芻顧自來畜牧皆以馳逐水草騰駒游牝為得馬性易致蕃滋而縶之維之飼以枯稾坐成虺隤雖多無益所以近京牧地多為貴戚內寺所占廵青之差徒具文耳永樂宣德年間馬皆夏秋下塲收牧兼令採青禦冬及春原無支草之例雖正統十四年北虜內侵亦止暫給馬草兩月而豆料猶有不支價亦隨時高下當時國馬止有一十二萬四千餘匹之盛已是舊規自

給事中夏言倡爲不必下場之議武定侯郭勛繼以草料全支之說于是每年動支太倉銀兩常至一十八萬廩藏爲之一虛而營馬乃日消耗仰視舊額十損六七是以得失信亦不在芻豆之豐約矣況京折

營馬之料全在軍士私糴領芻豆以自利而喫馬糟糠也

牧放草場見奉欽依踏勘所據草束料價似難更議加給其稱邇年以來開領動逾經月草秤亦不及數料豆或有浥爛不堪則各倉場出納之弊誠不能無相應依擬禁革合候　命下本部一面移咨順天等

放青之例難

處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作急

踏勘牧放草場事宜奏報本部仍劄付各管理倉場（右然兵軍人與在庄家助司或耕田及重耳馬匹假借李以此也）主事今後召買秤收草豆等項務要及數足色不許濫收低惡之物及安頓無法以致浥爛不堪兼行應支草料該管衙門限每月終造冊同該府照會一齊送部查筭明白轉發各倉場委官依期放支每月毋許過初五日違者通行參究罪坐所由既受上物又不愆期軍人苟無侵漁其間營馬亦自膘壯足用伏乞

聖裁

議勘宣府新軍疏

宣府新軍

查得宣撫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祖宗朝以江淮以南諸省供朝廷之用以江淮以北諸省供九員名今存籍止有九萬五百四名嘉靖二十四年給邊之須共役遼屯鹽法皆壞而各省起運錢糧不事中李文進等查盤冊開實在官軍七萬七千八百爲負吏乾沒即爲解官花費邊粟陡貴邊餉又四十八員名嘉靖二十一等年召募新軍八千五百百故以至各邊皆撫專恃內帑而大司農仰屋內九十九名通共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員名加以河帑亦漸罄矣皆於嘉靖間九邊年例至二三百南操備官軍并本鎮軍站及擺邊守墩燒荒按伏等萬今不止五百餘萬東南民力亦從此竭潘公猶項諸用月俸糧賞共該銀九十萬六千六百一十四謂非有奇策但求爾時各鎮出入經費甚詳故存兩三錢八分有奇原額馬驢騾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匹頭之以觀世變云節年倒死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匹頭見在馬驢騾

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匹頭、該料草銀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二分、通計本鎮歲用該銀一百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八錢、及據宣府郎中張習呈繳二十八年冬季邊儲簿內、實在官軍八萬二十九百七十四員名、比前查盤冊少軍一千四百七十三名、而實在馬騾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比前冊內多四千二百七十八匹頭、通融除補、大約歲用相同、又查得本鎮歲額錢糧、河南布政司銀一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兩四錢、山東布政司二十四

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兩、山西布政司八萬七千一百五十五兩、眞定府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保定府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兩、大名府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兩、河間府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順德府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兩、廣平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兩、順天府三千五百兩、本部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鹽價銀八萬兩、鹽引銀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共該銀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兩四錢、加以本鎮屯田糧六萬二千三百二石、草一十六萬七百三十

二束五分地畝原額并新增起科綑量七萬二千七
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七抄七撮六圭五
粒草一十萬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毫、團種糧九萬
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草四萬三千五百五
十六包六分七釐、新增團種糧二萬一百九十二石
二斗、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束、公務田糧一萬二
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勺、草四千二百八十二束、
新增稻田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升二合、驛傳田
糧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六十二束、牧馬草場

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三升七合七勺歲共該糧二十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錢折筭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六厘四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草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束八分七厘五毫每束以三分折筭該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三錢六分六厘二毫五絲通共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較其出數尚多銀九萬

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五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拟、今奏稱召募新軍六千名、分撥永寧四海冶滴水巖等處防守、及本鎮城操備、視舊額籍未及數、而歲計糧賞、查得奏內開稱永寧每石折銀六錢、歲該銀三千六百兩、四海冶滴水巖二處、與宣府操備新軍、每石折銀七錢、歲該銀二萬一千兩、本色糧銀三萬六千兩、賞賜冬衣布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馬匹料草銀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兩、共銀九萬四千一百七十兩、今計本鎮歲入、多銀九萬五千一

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相應撥補新軍糧賞馬匹料草支用此外尚餘銀一千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又近該宣府管糧郎中張習呈報山東二十八年分銀二十四萬四千兩有零並無分文解到及查嘉靖二十四年科道等官李文進等查盤冊開山東河南等布政司大名保定順德順天等府拖欠宣府鎮歲額銀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兩逐旋催解儘足接濟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李○等奏募新軍六

千名已經分發永寧四海冶滴水巖等處城操防守所有月糧冬衣布花及見計馬匹料草皆應隨數支給但查該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見在開報止有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名原額馬驢騾四萬四千七十匹頭見在止有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據今召募六千之數既在額內則當就以原額逃亡軍馬空下糧賞草料給之。况本鎮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除歲支外餘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以給新添軍馬尚

該剩銀一千五兩而本鎮纔遇募補便請每歲加銀一十萬兩若非過為備豫必是近來在官田地正辦虧數不行清理各省遞糧起運違限不行催徵以致年用不足輒有此請通應查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總理糧儲郎中張習查將近日運發年例銀兩買完糧料草束覆取新補軍馬實數按月支給一面咨都院轉行巡按御史胡宗憲吊取歷年軍馬錢糧文卷冊籍并各該倉場庫藏出納廠納號簿躬督清幹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糧田地各該若干

緣何先年軍馬額足用常有餘見今缺額數多反稱不足及募各軍馬匹是否精壯足數別無影射并近年屯田地畝園種草場各省起運歲開塩引有無交納稅糧子粒一一明足應有奪占埋沒作何究正侵欺拖欠作何追徵方足徵費運外附截事件逐起查明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將所新增出士馬或照常召買隨缺抵補芻糧或申明舊章分派屯牧自給仍準弘治正德歲額料簡務不貴多或兼采固原山西督撫建明損騎而益步俱區畫至當查明酌

處奏下本部議請施行其山東河南順天保定派有起運該鎮錢糧去處行各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嚴督司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查催節年拖欠已徵者截數起解未完者嚴限追納或有侵欺花費即將領解人員監併追完照例問發故違各官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提問參究要在舊額錢糧得清將來兵食各足伏乞

聖裁

議延綏新軍疏

延綏新軍

查得延綏鎮原額馬步騎操官軍五萬八千六十七

員名、弘治八年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員名、正德十三年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員名、嘉靖十八年以後、節次召募、見今春季邊儲簿、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除舊額稅糧馬草塩斤外、近年加添募軍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歲用不敷塩銀四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靈州塩課司大小二池、每年引塩銀大約五千兩、嘉靖二十六等年、開納山東陝西河南三省事例銀、每年大約四五萬兩、又為乞敕廷臣會議錢糧急濟邊務以防虜

患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今後修邊募軍、先儘本處
該衙門堪動錢糧具奏支給、如其不敷、方許請給內
帑接濟、若有故違、聽摠督撫按官指實參奏施行、題
奉欽依、各邊撫按司府衙門、原有贓贖及均徭等項
銀兩、先年俱用修邊、近日未見存積、支用、動輒請給
內帑、顯是侵費、着各該巡按御史從實查明回奏、不
許延捱、欽此、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等題稱東中西三路、
召募堡軍一千一百六十一名、自嘉靖二十九年二

月爲始、無閏月年、該銀一萬七百九十七兩三錢、有閏月年、該銀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兩、續召軍五百五十四名、自本年四月起、無閏月年、該銀五千一百五十二兩二錢、有閏月年、該銀五千五百四十兩、各照數給發一節、軍既募完、糧應撥給、但查該鎮春季冊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比之弘治正德年間軍數已多一倍、似不必更加兵、若以原額五萬爲率、在今所募猶在額內、自應就以原遺缺額月糧界之、不當復請加糧、况查本鎮主兵、先年京運止年

例銀三萬今并各項增有二十餘萬果若不敷亦應照例先儘本處堪動錢糧具奏支給乃一切仰給太倉每歲乞加銀一萬五千九百餘兩係千年例既不可減京備又據難擅加起運縱使權宜奏補終非經久之計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備行本部管糧官郎中王太平一面勸討主兵錢糧覆勘新募各軍實數按月暫行支給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吊取節年軍馬錢糧文卷冊籍并各倉場出納廒經號簿躬督清幹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

馬錢糧田土各該若干，緣何先年軍馬額足用有餘

見今缺額，反稱不足，逐起查明若年來稅糧子粒引

鹽等項，埋沒侵欺，拖欠過多，致此虧乏，作速追完徵

納，或各衛逃亡缺伍，亦查遺下糧賞，隨數補支，如果

原派續添不敷歲用，查照近例，先儘本處堪動錢糧

具奏給發，及遵依　祖宗舊制，簡退老弱，止存精壯

徑自分派屯種自給，毋取充數，徒耗軍資，各條畫明

白，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停當，具奏施行，再

照國儲邊餉，起存本折，各有定額，先年太倉銀庫，歲

入一百四十九萬。十常存三。以爲蓄積。成就兵荒。猶出中帑。即有徵發。役不逾期。今一歲所入。僅支一歲經費。已無羸餘。而各邊主客兵馬年例等項。額外奏發。乃至二百八十餘萬。並出正派之外。頻年不足。則請開例納粟接濟。又不足。則遣部使分道誅求及算寺租香錢。搜取司府庫藏。蓋竭天下財力。盡以供邊兵日益多。民日益損。玁狁未襄。而海內已虛耗矣。于是太倉外庫。久無兼久之儲。而所在督府。猶請增兵增騎。交奏不已。修邊擺邊。十年不蟣。徒但師老財匱

而已。日朘月削。皮盡骨見。腹心之危。殆有不勝慮者。此天下大計。凡分職爲民者所宜究心。願詔廷臣各輸忠悃。量入以爲出。約己而致人。使統紀常明。公是常定兵不久暴。糧不再籍。邊餉不待求常賦之外而足。務爲國家建長久不拔之策。奏下臣等會官議擬上請定奪。庶幾戍有勞還之期。民獲息肩之所。一切暴征橫斂。可以次第蠲除。臣等亦逭鰥曠之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